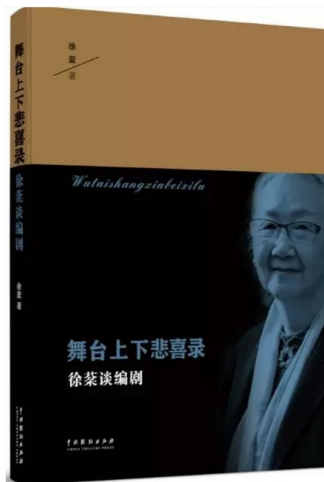


新风徐来话徐棻

□朱丹枫(成都)



“

己亥年的谷雨时节,春天即将步入尾声,蓉城雨量充足而及时,常常“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牡丹吐蕊,樱桃红熟,万物生长,生命鲜活,进入到一种饱满润泽的状态。”笔吐珠玑,心怀时代——徐棻艺术生涯七十周年”系列活动之新风徐徐又起,徐棻老师以87岁高龄再次吹皱了戏剧这一池春水,川剧“窝子”锦江剧场又响起了久违的锣鼓声,不同声腔竞现,数朵梅花绽放,在阵阵涟漪中为冷寂多日的戏剧舞台轻轻拂去尘埃,带来丝丝生气。

本次活动盛况空前,四天内,川剧《欲海狂潮》《目连之母》、晋剧《烂柯山下》、滇剧《贵妇还乡》等接连上演,陈巧茹、谢涛、冯咏梅、王超、蔡少波、虞佳等名家荟萃。活动中还举行了《戏曲的现在与未来》研讨会,新著《舞台上下悲喜录——徐棻谈编剧》首发式,徐棻七十年作品和历年事件展览等,吸引了来自省内外百多名专家、学者以及从美国、中国香港、中国澳门远道而来的嘉宾,他们纷纷表达对徐棻老师的祝贺与敬意。尤其是著名作家、革命家马识途先生亲临剧场赠贺联于徐棻:“笔吐珠玑墨生香,诗心才情任飞翔,毫耄不老还笔耕,天府剧坛永芬芳”,令人感动。我想起十年前,“徐棻文艺创作60周年研讨会暨《徐棻剧作精选》首发式”上,马识途先生以“风情万种抒灵性,红梅一树吐芬芳”示贺,留存一段文坛佳话。



徐棻。蒋蓝摄

风雨春秋化作人生山脉

川剧有三百多年繁花似锦的历史,是中国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戏曲剧种之一,独具巴蜀的艺术魅力,渗透着四川人的个性,了解四川人和四川文化,看川剧是个捷径。曾经有一段时间,川剧传统剧目统统被禁演了,不少著名川剧演员离开了舞台。

改革开放初期,川剧得伟人亲囑,开风气之先。1978年春,刚复出的邓小平同志到四川,工作之余在成都西郊金牛坝兴致勃勃地观看川剧演出。他说:“有些剧目可以对群众演出嘛,这些年他们没有看到过。”于是,川剧率先在全国恢复了传统戏的演出,在中国戏曲艺苑上,最早迎来了新的春天。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受各种艺术形式,尤其是受电视、电影的冲击,川剧演出剧目、观众人次、票房收入,每况愈下。1982年7月,中共四川省委发出了“振兴川剧”的号召,并制定“抢救、继承、改革、发展”八字方针,提出:“对具有优秀传统文化的川剧艺术进行抢救、继承、改革,是全省人民的愿望,是当前我省文艺战线的一项重要任务。”从那时起,“振兴川剧”不仅作为一个口号被响亮地提出,并很快影响全国,而且纳入了四川各级党政部门的重要议事日程。

与徐棻老师的交往始于1985年11月,我从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调到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并联系戏剧工作。省委宣传部重视文艺,提出“对文艺界以正面表扬为主,对有缺点、问题甚至有错误的个人和作品以自我批评为主,对创新探索的作家和作品以鼓励为主”,“三为主”工作原则被中宣部肯定推广,文艺报在头版总结四川经验,许多省市还到四川学习取经。时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许川、分管文艺的副部长李致身体力行,“不当文艺官”、“与文艺界交朋友”,不搞精神紧张,不搞物质至上,尊重包容文艺界,理解支持文艺家,真心实意解难题,保护了许多人和作品。我们身处近水楼台,耳濡目染,形成遇事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的作风。作家、艺术家把我们当成知心人,经常到部里、处里甚至家里,冲壳子、摆老龙门阵。徐棻是我们联系的重点剧作家,同她的交往也就是从这时开始了。一来二往就是三十多年,我们成为忘年交,我的妻子、儿子也都是她的忠实粉丝。

我当时对戏剧还摸不到火门,仅作参考看要而已,要想在不太长的时空里有些“眼火”,难度和压力可想而知。为尽快适应环境,熟悉工作对象,不当“黄师傅”,只得采取笨办法,读剧本,看演出,听研讨,多请教。幸喜得从前读过一些剧本都能过目不忘,甚至能把人物、情节、对话、音乐、场景、服装等准确地复述出来,同时也收藏了不少剧本,阅读了不少剧作,比如电影剧本《一江春水向东流》《白毛

女》《烈火中永生》等,戏剧剧本《雷雨》《柳荫记》《战斗里成长》等,也算得上是爱好吧,冥冥之中为从事戏剧工作做了些铺垫。经过较为把细的功课,认识了川剧,熟悉了作者,理解了角色,进入了状态,渐渐有些收获。那时便知当代川剧有一批剧作家甚是了得,《易胆大》《四姑娘》《巴山秀才》在全国优秀剧本评选活动中“连中三元”,《田姐与庄周》《点状元》也榜上有名。魏明伦、徐棻等创作的《潘金莲》《岁岁重阳》《红楼惊梦》《欲海狂潮》等“探索剧目”,展示了新时期川剧作家的锐气与才华,对新时期中国戏剧影响深远,同时也推动了川剧的发展。一时间,出现了传统戏、现代戏、新编古装戏、探索剧目多样并存,共领风骚的格局。“徐棻意识”、“魏明伦现象”成为热门话题,竞相追捧。可见一位或数位戏剧大家,对于一个地方剧种的带动力、传播力、影响力如此重要。

徐棻那时任成都市文化局副局长,论年龄,她是长者,我是晚辈;谈职级,她是长官,我是士兵;说艺术,她是大家,我是上班族。她平易近人,谈笑风生,奖掖后学,好打交道。我对徐棻有更深一层的敬意,她当过兵,扛过枪,渡过江,经历了血与火的战争考验,是我们最可爱的人。1958年,徐棻回到成都后,从此再没有离开过川剧这个“窝子”,并终身赞美和耕耘这片沃土,创作了一部部、一篇篇脍炙人口、流传于世的佳作。她本就是一个思想深邃、和蔼谦逊的专家,她认为,编剧应该是个学者,这样才能够对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有所认识,才能够提炼出自己的看法去推动这个社会进步,帮助别人的灵魂更加健康。有评论指出,徐棻作品“具有巨大的人文关怀与生命悲悯,尊重生命、尊重弱者甚至失败者,是真正意义的现代意识”,让观众觉得这戏养眼、润心、有想象,让观众与剧中人物同喜悲、同乐哀,在潜移默化中体味剧中的是是非非,打心底接受真善美,抛弃假丑恶。

几十年风雨,几十度春秋,徐棻经历的各种各样有趣的、痛苦的、快乐的、传奇的故事,融入了她的血液骨髓,化作了她的人生山脉。在《舞台上下悲喜录——徐棻谈编剧》这本书里,虽然说都是故事,但全都是戏的故事,全都是她做戏经历中的故事,是她写戏过程中的故事,没有一篇是离开了戏剧,离开了文艺的,真实记录了她的麻、辣、酸、甜、苦、涩,以及创作的历史风貌、人文视野、精神轨迹,所以,故事里面既有技巧,又有理念,有她认识的技巧和理念,也有别人对她技巧和理念的认识,所有都是和戏剧有关的,当然也更加有趣,体现了一位戏剧大家博大的胸怀和平时的角度,对戏剧充满感情。

以情动人 七十年艺术生涯

徐棻70年艺术生涯,用“辉煌”来形容毫不为过。她的创作有一个有趣的“几多”现象:

精品多。如《海燕》《秀才外传》《王熙凤》《红楼惊梦》《田姐与庄周》《死水微澜》《欲海狂潮》《马前泼水》《远山的花朵》《辛亥潮》等;

剧种多。话剧、舞剧、音乐剧、京剧、黄梅戏、汉剧等,都有涉及;

移植多。不少剧目被京、豫、昆、滇、晋、桂、沪、秦腔等戏曲推出;

演出多。每逢重大戏剧演出活动,无论省内省外都少不了有两台以上大戏参加,有的戏连演几十场甚至上百场,反复排演;

获奖多。几乎囊括所有国家级大奖,1996年舞剧《远山的花朵》、川剧《死水微澜》分别创下她个人最高获奖记录——年度内获得五项全国性最高奖励,中宣部“五个工程”戏剧优秀作品奖,中国文化部“文华大奖”剧目奖、编剧奖,中国剧协“曹禺戏剧文学奖”;

人才多。10多部好戏,为各艺术部门提供了良好的创作空间,先后成就了40多位名角儿。研讨多。作品研讨会总计五次,不是创纪录也实属罕见。自1990年起,大约每隔10年左右,宣传文化戏剧等部门就要为她举办一次规格高、范围广、影响大的研讨会,或剧目展演、或新书首发、或艺术展览等。

2008年四川经历了汶川地震,恢复重建,物质重建是重中之重,文化重建不容忽视,见物也要见人。在讨论年度工作时,我便提议应当从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思考研究文化重建工作,通过重大规划、重点人物、重要创作、突出事件、特色项目等形成系列,以此体现四川文化精神,展示四川文化形象,传递四川文化力量。先后确定了一批文化大家名单,决定首推徐棻老师。为准确评价徐棻剧作的艺术成就,充分认识徐棻剧作的重要意义,要求从“两个必须”的维度思考,必须从20世纪中国戏剧历史进程予以考察,必须从繁荣发展四川文艺、推动文化强省建设的高度予以评价;从“三个进行”入手研讨,把徐棻剧作对外来戏剧的民族化进行的有益探索,对传统戏曲的现代化进行的成功实践,对演出形态的创新化进行的积极尝试等作为重点。会议主题确定了,其他的事情就好办多了。

经过近一年的筹备,2010年1月,“徐棻文艺创作60周年研讨会暨《徐棻剧作精选》首发式”在成都市新会展中心举行,未曾想到,这是承前启后的一次会议,是她艺术生涯中第三次研讨会,而我有幸主导主持了会议。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剧协、省内外领导,知名大家云集,研讨会硕果累累,成效斐然,影响颇大,出版《徐棻剧作精选上、下卷》(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徐棻剧作研究论文集萃》(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我以为,作为一个剧种的金字招牌、重要标志,川剧品牌承载着剧种精神品格和理想追求,是增强剧种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依托;在川剧艺术承前启后、发展创新的过程中,徐棻和她的作品是一个重要的标杆或者说一个重要的标志,用时尚的语汇就是标识度。

徐棻始终笔耕不辍,在毫耄之年依旧娓娓徐来,不经意间一批经着耐读力作又纷至沓来。2010年后,她创作《马前泼水》《卓文君》《十面埋伏》《花自飘零水自流》等新剧,多处上演,广为流传,反响甚好,体现着深入生活的坚实追求。她的创作力如此顽强,历久、弥新,令人感佩。也由此印证了一部戏剧要留得住,传得开的规律,若要人迷戏,除非戏迷人,她用生命的泉水在对戏剧付出。2015年秋天,因工作变动,我告别了服务三十年的文坛,但没有离开文艺,尤其是戏剧,在出版领域继续关注着徐棻同志的创作和四川文化。我们相继出版了《徐棻新编折子戏》(天地出版社2015年版)、《徐棻川剧作品专辑——汉英对照六部剧目光碟》(峡影音像出版社2015年版)、《新风徐来——徐棻剧作新选》(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版)、《汉英对照——徐棻剧作选》(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等,这也是四川出版界对她的首肯和诚挚的敬意。

徐棻很喜欢接受新事物,前些年,高339米的西部第一高塔——四川锦绣天府塔落成后,我还陪李致老先生和徐棻老师上去“洋盘”了一回,一分钟之内就到达230米处,我们远观成都的美景,品尝旋转餐厅美食,谈论着川剧艺术,好不安逸!她兴致蛮好,挑战年龄,脚踏透明玻璃地板稳当当向下俯视,一点也不恐慌紧张,很多年轻人到这儿,脚杆都要打闪闪。不知道是哪一天,她突然“微”我,我添加好友,我自然是欣喜无比,她老人家用微信啦,这么潮啊!在朋友圈,她翻新技术坎坎很快,技巧运用熟练,时常推送这朵“梅花”的视频,那片“玉兰”的图片,线上线下,相辅相成,聚力观众读者,升华心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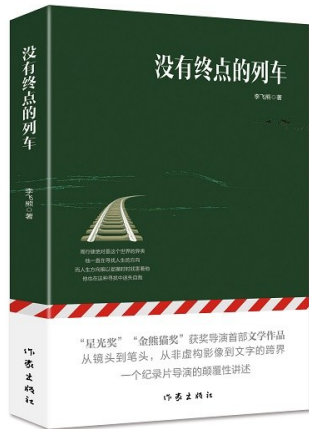
徐棻说:“我这一生只做了一件事,从艺七十年。悟到了戏剧真谛,戏要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以技惊人。”这是一条规律,戏是这样,做人做事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徐棻是时代的,也是未来的,更是中国历史的。这是时代的风景,也是川剧的风光,更是徐棻的风貌。



1955年,徐棻与同学演出《翠香记》。

《没有终点的列车》 酝酿十年的『北漂』故事



《奋斗》《北京爱情故事》……近些年,关于年轻人“北漂”的作品,成为大众关注的一大热点。2019年6月,现居成都的70后作家李飞熊创作的《没有终点的列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生活在21世纪初的周行健、马洛、王立言等七位青年。近日,李飞熊在成都钟书阁书店举行《没有终点的列车》的分享会。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文艺评论家李明泉,资深媒体人郭月、易宁在现场与李飞熊进行了对谈分享。

李飞熊,真名李维,北京大学艺术硕士,从事多年纪录片创作,曾获“星光奖”“金熊猫奖”等奖项,是国家二级导演。十年前,李飞熊开始酝酿一部跟自己青春年代有关的小说,在这部小说里,几个年轻人通过不同的路径试图寻找人生的出路,特别是在爱情里找寻疗伤的良药,从而陷入精神迷茫之中。关于年轻人到更大的世界寻找理想,比如“北漂”的小说及影视作品并不罕见。《没有终点的列车》的独特之处何在?李飞熊解释说,与其他类似题材作品中的主人公多为事业而奋斗的外向务实路线不同,他的小说主人公追求的是务虚的“内向”精神生活。

从纪录片创作到小说创作,李飞熊发挥了他作为媒体工作者得天独厚的优势。素材的丰富储备和优秀的叙事能力,使他的作品既有丰富的思考也包含丰富的情节。这给作品的影视化呈现提供了可能性,李飞熊透露,已有人与他洽谈购买改编版权。

作为一名影像创作者,为什么写起文学作品?而且是从非虚构的纪录片作品转到虚构的小说写作?李飞熊说,作为一个曾经的“北漂”,他在北京生活过、奋斗过、经历过,“一直以來都有个心愿,就是要纪念这段岁月和在这段时光中的所思所想。”作为一名优秀的纪录片导演,在十余年的非虚构影像制作中,李飞熊深知影像作品的局限性和无力之处。“影像很难对人的心理进行深刻地探讨和描写,而文字的记录正好弥补了这种局限性。而且,比起非虚构,虚构小说的创作,会更为自由一些,尤其是对人的心灵的刻画,会让你放得很开。”

李明泉认为,这是一部极有思想性的作品。“李飞熊在自己作品中的世界,他把理想化投影到诗,社会化投影到酒,生活化投影到两性关系,借众人对诗的嘲讽表现理想主义者在现实打击下的粉碎,展现年轻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憧憬与挣扎,表现出年轻人对人生方向、价值观的思考”。李明泉还提到,李飞熊还把导演技能加持到文字驾驭方面,让作品的画面感十分鲜明,竟让人有视觉冲击之感。

四川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原四川省诗书画院副院长管芑桐也是该小说的读者。他建议50后60后读一读《没有终点的列车》,“就好比我们的儿女为了自己的理想,远离我们踏上那辆列车一样。他们离家时的决心,远大于他们对家的依赖和对父母的情感,这使我们养孩子于女的人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失落。当我读了这部书后才了解他们离家后也有太多的无奈和心酸,当初他们踏上没有终点的列车,需要多么大的勇气,而中途不下车,又需要多么坚强的毅力。其实,正是这些孩子对家的‘决绝’,才能推动社会进一步发展,我们才会因为他们有出息而自豪。”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张谿

07

华西都市报
当代嘉祥

畅读

封面

2019.9.22
星期日

责编 仲伟 版式 方雷 校对 廖焱炜



下封面新闻APP
加入青眼拍客得大奖